

关注

六十年礼赞 文艺照亮现实

——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我一定要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所有年轻的电视文艺工作者。”刚过完84岁生日的表演艺术家牛犇在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暨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开幕式文艺晚会上不无激动地说。14日晚,历时3天的金鹰电视艺术节已圆满落幕。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文艺评论家李准和剧作家王朝柱一同获得了金鹰奖首次颁发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成为本届金鹰奖最为“文艺”的一件大事,此外,金鹰奖颁发的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最具人气的男女演员奖,以及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作品等多个重要单项奖,也再一次拉近了广大电视文艺工作者与观众间的距离。

岁月如歌致敬中国电视六十年

“致敬”是本届金鹰艺术节的一个重要主题与内涵。1958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前身的北京电视台建台,从此开启了新中国电视事业的篇章,至今已有60年。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在金鹰节的开幕致辞说,60年来,中国电视艺术走出了一条不平凡之路,为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两年一届的电视业的节庆盛会,诞生于新世纪伊始的“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依托的是已有35年历史的“中国电视金鹰奖”(1998年前名称为“大众电视”金鹰奖)。作为我国唯一以观众投票为主评选产生的国家级电视艺术大奖,多年来,金鹰奖的历史也在反映着中国观众关注并影响着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的观看历程,以及一代代艺术家与创作者前赴后继的创造付出。

本届“终身成就奖”的设立无疑就饱含了对中国电视事业开拓者和奠基者的致敬。一辈子都在写“红色题材”的编剧王朝柱今年77岁,上台领奖时他谦逊地表示了几个感谢:“一是感谢时代把我推上了这个舞台,要永远感谢新中国。二是感谢我的团队,感谢诸多的艺术家、评论家以及好的传播平台。电视艺术是综合的艺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这些作品。”

79岁的李准则在领奖时不无幽默地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他一辈子给别人颁过各种各样的奖,但今天自己获这

样的大奖却是第一次,竟然感到有些晕眩了。他认为这个奖代表了中国文联和中国视协对加强文艺评论的重视,而他虽已白发苍苍,却仍不忘请全国的电视观众们监督他鞭策他,他还要不断前行。

同在金鹰节颁奖晚会上亮相的表演艺术家游本昌今年则已85岁高龄了,早在1986年,他扮演的“济公”就已家喻户晓,并因此拿到了当时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聊起自己和中国电视60年的故事,游本昌很是感慨地说,“济公”是他一辈子演过的重要角色,几十年来再没有离开过。他说,中国电视经过60年的发展,传播力越来越大,电视工作者一定要更有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把有营养的东西传播给亲爱的观众,而他作为一名“80后”,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前行。

本届金鹰节上,这些见证了中国电视事业从无到有并迅猛发展的文艺家,在面对电视行业的新时代新挑战时,仍然充满着激情,而艺术节也把对老艺术家们的致敬、学习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薪火相传扎根现实主义的土壤

作为金鹰节的传统主体活动,今年的金鹰论坛在主题安排和内容设计上,首次将视角重点延伸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当代文艺价值等领域,特邀了理论家孙正聿教授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担任本次论坛的主题报告专家,旨在改变以往只有业内人士论述的传统,试图从艺术创作的更高层次与角度解读新时代中国影视创作的核心问题,探索中华文化价值的根脉。

从《西游记》《红楼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渴望》《围城》到《平凡的世界》,创作什么与怎么创作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60年来,一部部优秀国产剧在见证并纪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同时,也证明着文艺作品在反映社会与现实生活中,在发现、挖掘与凝聚人们共同情感方面所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仲呈祥在其题为《从中国电视剧60年发展看文化自信》的演讲中谈到,讲好中国故事,才是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我们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让中国文艺作品蕴含

主流精神,彰显主流价值,要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来引导人。

孙正聿从哲学、美学、文化学等角度剖析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方面需要引起重视与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创作不能脱离理论自觉,艺术家只有具备了深厚学识,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他说,人是一种



《海棠依旧》剧照



《鸡毛飞上天》剧照

具有自我意识的“向死而生”的存在,无论理论界还是文艺创作界,深刻地反思人,表现人内在的根本矛盾,帮助人们确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都是艺术创作的重大问题。编剧也好,导演和演员也好,如不能在一种理论的高度去关注所要表达的现实,那是无法把握好现实问题的。

金鹰闪耀用优秀的作品歌颂新的时代

艺术创作要来源于生活,也要回归于生活。金鹰奖历来就有着重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对优秀作品与创作者的表彰,“既是为中国电视过去一个甲子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更是为下一个征程吹响号角”。今年无论是金鹰奖的获奖者还是提名者,无论是演员还是幕后工作者,都纷纷表示了对现实题材的青睐以及对艺术创作要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切认同与期待。

本届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作品《海棠依旧》的导演、最佳导演奖获得者陈力就认为,《海棠依旧》之所以能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与触动他们内心的“不忘初心”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我们一定要为这个时代创作,为人民创作,歌颂祖国,歌颂英雄。

凭借反映义乌改革发展的现实题材作品《鸡毛飞上天》首次获得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的张译表示,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好的作品一直在滋养着他,而好作品离不开好的创作,该剧编剧申捷在因此剧获得金鹰奖最佳编剧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手握沉甸甸的奖杯目透着一种沉静:“身为编剧,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盏台灯下,用心孵化出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广大观众。”在中国电视回望初心、继续前进的路上,这种沉静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光亮,正如孙正聿在他演讲的结尾所说:“文学也好,艺术、哲学也好,最根本的使命感就是用理想照亮现实。艺术创作只有用理论去照亮创作,从而用理论去创造生活,我们的艺术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评点

谱写农村现实生活的动人乐章

——评电视剧《啊,父老乡亲》

□张卓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春天影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啊,父老乡亲》,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位亲民爱民和敢于碰硬的基层好官,以平实而有力的笔法和激浊扬清的姿态,谱写了一曲唱响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正气歌。它的成功不在于艺术技巧的外在雕琢,而在于以反思现实为“剧魂”的内在支撑和精神力量。

作为一部农村反腐题材电视剧,《啊,父老乡亲》拒绝轻描淡写似的心灵按摩,而是真诚触感和揭露问题,诚实地回应了人民的关切,将目光聚焦在农村社会转型发展的一系列困境和焦点问题上,踏在了与时代前进的共振中,体现了现实主义应有的创作姿态。剧中围绕土地流转、扫黑除恶、产业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当代农村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亮出了一个又一个典型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挖出了一只又一只危害乡里的“贪虫”“蛀虫”:外表面貌堂堂,却私下编织关系网,深耕个人利益集团的县长耿连杰;爱财如命、视党的事业为私有财产的村支书申保国;欺男霸女、视党纪国法为无物的张希平;纵容亲属横行霸道,大是大非面前丧失原则的公安局长;以及依附在他们身边为虎作倀的一批反面形象,无一不给观众以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剧中关于揭黑幕、除村霸的情节极具撕裂感和震撼力,其大胆触及当今农村现实焦点问题和直面错综复杂腐败现象的表现程度,在同类型题材影视剧中极具突破性。

在触及腐败的同时,该剧旗帜鲜明地树立了一位理想信念坚定、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担当作为、敢于碰硬的乡党委书记王天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他是正气凛然、在打破潜规则前振臂一呼的铁面清官,也是智慧机敏,想方设法为乡里贷款、修路、谋发展的当家人;他是与村霸斗智斗勇,“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强硬汉,又是平实可亲,走村串巷与父老乡亲拉家常的贴心人。他的信念、智慧、坚韧和凝结真情实感的酸甜苦辣,既让人们看到基层反腐的艰巨性和紧迫感,又给人以激励和信心。剧中的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形势严峻,但是王天生的每一次出场又都让观众充满信心,光明必能战胜黑暗。他身上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一身正气又充满人性温暖的新时代党员干部形象,给人以震撼和向往。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用心之作,该剧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紧贴中央决策部署,全景式展现出当代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多彩画卷,对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扫黑除恶等事关“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进行了准确把握和生动阐述,对党中央着力解决广大农村中普遍存在问题的生动实践进行了真实再现,故事真实感人、情节曲折生动,演员表演质朴自然,拍摄认真、制作精良,是一部表现农村题材的难得好剧,也是多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

更为难得的是,该剧生动地阐释了党执政的根基在基层、民心是最大政治的深刻道理。为推动乡村振兴,王天生坚决同黑恶势力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同时,积极招商引资、运用新发展理念发展特色产业,带领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剧中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为解决困难问题尝试了各种方式方法,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更好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争取民心,不断强化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巩固基层政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品的感染力来自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一些作品热衷于宫廷、玄幻、都市白领的过度演绎时,《啊,父老乡亲》用最朴实、最“笨拙”的手法书写老百姓的冷暖哀乐。

文艺创作要走进时代和人民

——电视剧《啊,父老乡亲》创作谈

□贾兴安

在天津卫视、山西卫视和各大视频网站热播的33集电视连续剧《啊,父老乡亲》,是根据我的两部长篇小说《黄土青天》和《县长门》的主要情节改编,又经二度创作,融入崭新的时代元素拍摄而成。叙述的是一位“忠诚于党、一心为民、无欲则刚、浑身是胆”的乡党委书记王天生,率领全乡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扫黑除恶,精准扶贫,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富乡、富村、富民的那些可敬可信的故事。全剧围绕当前农村的热点和焦点,诸如土地流转中的腐败、小商品市场违法建设,女孩受辱装疯告状、煤矿“采空区”村民上访、宅基地纠纷、作局谋划陷害乡长“嫖娼”等重大事件,激烈澎湃、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批致力于为父老乡亲谋幸福而忍辱负重、尝遍酸甜苦辣的基层干部们的“英雄谱”。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演绎和再现中国乡村当前政治生态并昭示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剧中主人公的故事不是口号式的,也不是我自己凭空杜撰臆想的,而是多年来我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的营养、获得的素材。主人公王天生的原型,是我1996年初秋华北特大洪灾时赴灾区采访认识的一位乡镇干部,距今已经整整22年了。这些年来,王天生和那些乡镇干部以及乡村百姓们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但没在我的心中忘却记忆,反而在历史的验证和岁月的沉淀下,像是一幅旧照片被新时代发

展的彩色涂抹了一层艳丽,也如同一坛陈年老酒被封存出更为浓郁的芬芳和滋味,总是让我情不自禁一帧一帧观赏,一遍一遍品味,致使我经常魂牵梦绕、夜不能寐,常怀感念、感动、感慨、感激之情……

22年前,我带着简单的行囊,住进了河北省宁晋县河渠乡深入生活,以该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王仁会为原型,创作了一部上下集电视剧《河渠来了王书记》,在中央一台播出,还在省里获了两个大奖,这也是我步入文坛开始发力的起点。一部短剧,只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素材,于是,我就利用半年的时间,以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故事,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纪实性长篇《陋巷苍黄》,发表后《长城》杂志社为我开了研讨会。会上大家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对主人公的故事非常认可,甚至认为他是新时期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爱家爱农民的一个崭新的多年不见的乡党委书记形象,是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走到文学里来的。从此,我跟主人公成了朋友,几乎三天两头通电话,还趁节假日到他乡里去住两天,并悄悄地写了一本长篇小说《黄土青天》,将主人公名字改成了现在的王天生,对一些素材进行了虚构和整合,出版后获得了省“五个一工程”奖。之后,我又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强龙压倒地头蛇》及续篇,获该杂志社征文大奖。至此,我才不经意间惊讶地发现,是王天生成就了我5个文学奖项,不断把我的写作带入进步,推向高度。尽管每次

写每次感动,每次想出新,但我发现永远也不能写好,与现实真实的主人公相比,作者永远是笔力不逮。

之后,我就下乡挂职,到一个山区县任副县长深入生活,这一下去就是5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写出了长篇小说《县长门》。当天津春天影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董事长张爱华,要启动拍摄一部电视剧的时候,霎时就激起了我的兴奋点。《啊,父老乡亲》,20多年了,王天生是多么爱戴他的父老乡亲啊,正因为有了这份爱,让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不信邪,敢碰硬,大智大勇,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打击报复,敢于向阻碍老百姓过好日子、欺压群众的变质的村干部、“村痞村霸”做坚决的斗争,这不正是今天所要治理的乡村的“微腐败”和开展的“扫黑除恶”行动吗。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生活在变迁,观念在更迭。我们的文艺创作,不近距离去反映这个时代和人民的新鲜故事和创造精神,天天闭门造车还美其名曰“富于想象力”编些匪夷所思的东西,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县、乡、村在城镇化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所面临的阻力巨大、困难繁多、矛盾剧烈。我们能在文艺作品里不回避创作“难度”,并站在这个“节点”上思考、探索,并提供哪怕只有一点点可信的经验

和启示,也是有价值的。

《中国电视文艺通论》 献礼中国电视60年

10月13日,中国电视金鹰节上举行了《中国电视文艺通论》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电视文艺未来趋势与猜想”主题论坛。该书由盛伯骥主编,中国视协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耗时一年策划编纂而成。会议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华立主持。

《中国电视文艺通论》是一部立足于新时期中国电视文艺的新实践新经验新问题的影视艺术通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为此书作序。该书系统而全面地梳理并客观理性地评价了中国电视文艺60年来的发展历程。内容上涵盖了政策、实践、环境、人才、批评、产业及融合发展等16个方面,为更详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电视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问题提供了直接参考。

近些年来,伴随中国电视文艺迅猛发展的是

相关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该书主创团队希望通过此书的编纂可以填补此项空白,并能从实践层面给中国电视文艺一线从业人员与研究人员等以参考指引。文艺评论家李准参加首发并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电视文艺通论》梳理了电视文艺的基础性、成长性、方向性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前瞻意义和实际指导作用。中国电视艺术学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正需要这样一本60年中国电视文艺通史,需要第一线的实践者以60年的发展历程为基础进行的理论归纳和概括,同时也谈到该书在电视文艺理论研究的哲学、美学层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新书发布会之后举行的“中国电视文艺未来趋势与猜想”主题论坛上,参与此书策划和撰写的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就论坛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路斐斐)

